



0025603-7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七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繫辭上傳

五傳統旨

前二傳論辭而屢言卦畫後三傳論卦而辭不假  
言先辭後卦者沿流求源之意也胡雲峯曰上下  
傳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  
學易之要深切矣

朱子謂繫辭傳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而虛齋又謂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或言聖人用易或言君子體易章數雖多大指不出此蓋其理亦相通也

天尊地卑全章總指

此理在天地人心者畫前自在畫後自在但傳主贊易故言易理原於天地而散於天地欲人體天地之理以體易也通章只乾坤易簡四字易一乾坤乾坤一易簡胡雲峯又以自然二字該貫甚好

前四節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蘇紫溪說天地間物物各有一乾坤吾身亦自有一乾坤甚徹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可無作矣愚謂聖人以兩畫貫三才而本之虛明一竅嗚呼精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節是從有易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元

有易也本義所云乃會意解不必泥易有乾坤等  
名色這不是聖人杜撰只是據六合中自有的模  
寫一番出來如天地尊卑這就是易的乾坤卑高  
陳設這就是易的貴賤易雖未作而許多物事色  
色都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開眼即  
見者是也通節重陰陽兩字總之又只是乾坤一  
項中事耳過須云由此推之則乾坤之所有者孰  
非天地之所先有者乎通節俱以伏羲六畫的易  
說

天地須說健順方貼乾坤尊卑字輕猶云上下也  
重看恐與下卑高有礙定者各居其所之謂五矣  
字皆已然之辭

卑高兼天地人物合而布列四陳不可分講貴賤  
兼二體六爻言位有以序而列意

動靜云有常可見亦有互變處但非常性耳凡剛  
必動凡柔必靜斷有判然不相混意

方乃事情之始未涉作為物則指其所作為之人  
類聚如人一念要好種種好的意思都聚將來一

念不好種種不好的意思也都聚將來羣分謂君子小人各從其黨不相入也生謂吉凶之所從出象形即變化所在不可說象形有變化亦不可說變化而成之象形又二字不分屬天地本文變化字指著卦說著卦不並著策中所揲之卦也見者呈而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以橫圖言正聖人作易之法也摩盪而生故曰變化與前變化不同聖人畫卦只一加倍法何

嘗真用摩盪來此云摩盪者假借以形容之耳然聖人下字甚妙八卦未成只用剛柔兩件故言摩摩者兩物相夏漸次生出也八卦既成只消就見成的旋相推轉故言盪盪如一缸水盪轉相似其實只是這些水但循環無端耳摩盪既成則乾坤於是乎定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都在其中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兩節是承上言見易未作而造化一易也易既

作而易一造化也此見聖人心曾活潑看得天地之易與易書之易渾做一塊畫前也是如此畫後也是如此觸眼無非是這道理看得到便是鳶飛魚躍光景然總之只要見聖人作易是本造化所自有者與首節一意故曰相發明成象成形之變化當易字看上摩盪是也易之見於實體謂易理散見于天地間如小註蒙引則是具於易矣宜辨雷霆風雨句句要見陰陽變化切勿用震雷巽風等語下節亦然兩之字不宜着物風亦云潤者蒙

雨而言一字亦見循環不窮意雷霆等皆輕清無迹故曰象

男女兼人物說乾坤一陰陽也萬物一男女也稟陽道者為男故乾成男稟陰道者為女故坤成女成男成女萬古同然虛齋必欲就初生男女時說甚費力不可從男女重濁有迹故曰形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則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知始作成都兼男

女上是乾坤各成其形陰陽對待之義也此是乾坤共成其功陰陽相須之義也知猶知府知州之知主也始者始其氣成者成其形作造也成就也言造就其形也大始大字可玩見得無一物之始不有以主之也坤則凡乾之所始皆代乾以成之故只曰作成而不曰大成然所始者大則所成者亦大矣知始無形到作成便有形可見故方着一物字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即上知始作成而贊其妙非功本于德之謂化工即德無兩層也兩以字輕一始便始更無等待更無留難何易從乾而不自作於始外更不加添一分何簡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截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着做上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兩節作一人看有安勉無彼此看本義兩至此字  
可見只是隨其所至而名之人體易簡到可久可  
大田地是賢人了若又進而到易簡理得便是學  
問極功至聖能事矣此一貫事後面易簡方是足  
色然前面亦不可不謂之易簡又須知纔易便簡  
纔簡便易雖分心事內外其實更無兩箇

此易簡就人法乾坤者講且未可涉自然話人能  
勉而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更無遮蔽人人都曉

故易知易知則雖不必真箇都來附我心之同即  
是情之親故有親有親則因人益以自信而可久  
可久則為賢人之德而非尋常者伍矣人能勉而  
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更無煩瑣人人可做故易  
從易從則雖不必真箇都來助我而人之功即是  
我之功故有功有功則成已又兼成物而可大可  
大則為賢人之業而非尋常者比矣知與從且在  
已之所為上看到有親有功方着人說賢人德業  
雖未到聖人田地然要重稱許邊

前易簡是生的後易簡是熟的從那可久可大處  
充來至此則吾之易一乾之易吾之簡一坤之簡  
而無待勉強矣天下道理本是易簡易簡之外更  
無有理故易簡則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無復遺  
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如此則天  
以易位上地以簡位下吾亦以易簡而成位乎其  
中須玩成位字人之位本與天地等惟此能成之  
耳說在中庸參天地章可看法乾坤而至于成位  
則易又不在天地而在吾一心矣要之亦非有加

于吾心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全章總指

上章所謂聖人作易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  
作易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也至下章  
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須要會得  
前四節是作易以首節為主次節是原觀象繫辭  
之由三四節總只是贊上文以起下文不必如時  
說分頂後二節是學易上節引起下節工夫全在

下節上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聖人專指文周設卦與設卦以盡情偽之設卦不同此只是就伏羲所畫之卦一陳設來看耳重繫辭上要繫辭必須把這卦畫陳設將起然後從此看其象或時有消息或位有當否方可依此象而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明吉凶亦只因繫辭帶說不重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原聖人觀象繫辭之由見得辭何緣繫正以卦爻中有剛柔變化則在此卦此爻有此卦此爻之象在彼卦彼爻又有彼卦彼爻之象自然有箇消息有箇當否出來聖人觀此象便可繫之以辭而吉凶明矣推自內推出外底意不是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柔推剛則陽化為陰而化生矣剛推柔則陰變為陽而變生矣相推即是變化生無兩層事推字

生字諸景陽講得好剛柔無迹豈有為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二節時說都云一是申上觀象繫辭而以人事明之一是申上剛柔變化而以造化明之愚意不

必如此分頂只須過云詞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模寫於其中乎看來吉凶就是人事的得失悔吝就是人事的憂虞變化剛柔就是造化的進退晝夜六爻之動就是三極之道總之是要見易之至實至精而人不可不學也所以下文就接以君子學易之事如此是少脫灑多少爽快三極理也故不曰象而曰道其實只是象字意都是從有易後形容說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非實指觀象之象

是故字貫下節憂虞分貼亦自明白虞安也凡人  
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  
憂則能自訟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辱而  
為吝朱子曰悔吝是吉凶底交互處悔者吉之漸  
吝者凶之端

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  
造化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陽化為陰只恁  
地消縮去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陽是其勢浸  
長漸有頭面故曰變四句本義甚明貼六爻之動

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  
即變化所謂剛柔進退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  
以六爻之動為道非把六爻為三極也虛齋引一  
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明透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是故字因上面說得易理甚備故君子學之然  
此只泛論所學在易而用力工夫全在末節故又

着是故字接去兩節只是一意舊分身心動靜者大是可笑

居而安言身之所處安於此而不遷樂而玩言心之所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四字不平又不可講做居之而安玩之而樂易之序是爻中的次序切不可講潛見惕躍等語如此則是爻之辭矣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無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

此居字與居安居字不同上兼動靜此則對動而言學易工夫正歸重在此節上居是未卜筮時動是已卜筮時四其字俱指卦爻言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觀象玩辭則居安樂玩不廢於靜之時矣觀變玩占則居安樂玩不廢於動之時矣觀是看其大槩玩則細加詳味學易工夫到此至精至密更無滲漏更無遺失夫易天也無往非易即無往非天吉无不利不自天祐之哉天非真箇如何來祐只依易理做去自無做不通處便是

天祐之也君子學易而至於如此則易在君子而君子亦一聖人矣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全章總指

本義釋卦爻辭之通例謂卦爻之辭之通例與二節註同專重辭上看首節象爻已是着辭說了中間雖有列貴賤二句其實只是引起下文三句正見聖人作文錯綜波瀾處不必泥若末節卦有大小句正是說歸辭去不平看言卦有大小而辭則

有險易是辭也者乃各指其卦之所向非卦自卦而辭自辭也言卦則爻又可例見矣通章要識得

是釋通例意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節是分言卦爻之辭之通例象非無變爻非無象其云言象言變者各論其尤著者耳六畫備而成卦卦各有全體之象所謂象者無非即卦之所似而統言之只是一箇頭項故曰言乎象六位分而為爻爻各有一節之變所謂爻者乃隨六爻之

義而各言之條分縷析頭項多矣故曰言乎變象以言象語意峻潔而渾成爻以言變條理精密而疎暢惟各言全變之象而略其言無非明佳之所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言佳文之類之類也非無變爻非無

此節合論卦爻之辭之通例其字俱指卦爻說補過不用言乎其者省文耳卦爻時位所值不同有處當其所而得者矣得則惠迪而吉有處非其所而失者矣失則從逆而凶故凡卦爻之辭之吉凶

皆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失得皆不可以言小疵惟卦爻中剛柔雜居而得失相半有向于得而未甚得尚不能無小疵者則心生怨艾而悔從起矣有向于失而雖未甚失已有小疵者則招尤召恥而吝從起矣故凡卦爻之辭之悔吝皆言乎卦爻中之小疵也善字當能字看補如補漏之謂有圖回改復意卦爻中有時位之失其正承乘比應之非其人而或以致咎者然其間不無一節之善有以補其過而復于無過故卦爻之辭之无咎皆言

乎卦爻之能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其說亦通但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項數出原非有意為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承接及分截段落為是列貴賤二句輕是引起下三句下三句為一例

列齊辨憂震五字皆指易言貴賤小大吉凶及介與悔都着易上看列貴賤固存乎位矣齊小大固存乎卦矣至若辨吉凶則存乎卦爻之辭憂悔吝又存乎介震无咎又存乎悔悔吝无咎皆所謂辭也列分布也位以上下之位言齊猶定也類也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大小俱齊矣吉凶無形非若位與卦之可列可齊也故必待辭而後辨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別路頭乃悔吝之所由以有無

者於此憂之則必過其惡充其善而悔吝可免矣  
故易之憂悔吝者必存乎介易中時位既極之餘  
理勢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即良心省覺時  
節於此而震動警惕之則必舍其舊圖其新而咎  
可免矣故易之震无咎者必存乎悔介在事前悔  
在事後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散碎說箇通例此則總  
合說以見辭出於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爻可

推見矣所向處是情卦有大小則情之所向有險  
易了故辭亦隨之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  
皆險此亦只是大槩說耳

###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全章總指

讀古人書要知作者主意愚嘗謂義文周三聖明  
易用孔子明易理故彖象文言中屢屢贊易之大  
此傳前三章亦多此意到此章開口一句語益加  
顯矣通章首節是易道之大下三節是聖人用之

如此亦所以見其大也。易本聖人窮理盡性至命而作者，而反以為用易主贊易也。聖人如何用易，只用理便是用易。又要知理性命只是一道。聖人之窮與盡與至亦無二事故。知周等事皆自其知幽明死生鬼神中來，而範圍曲成通知亦不出於不過不流不憂能愛之外會而通之始得。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二句總言易道之大，一串說不可分做兩層言。惟其如此，故能如此也。故能二字輕看，易與天地準

且虛說天地之道，雖不外乎理性命，亦宜泛以陰陽渾說。彌綸二字連看，綸在彌中言外無罅縫，而就其中又有條理也。道莫大於天地，苟非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有鶻突處，安能恁地彌綸。今易惟與之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綸之外相種種周密而內中又件件分明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幽明以陰陽顯晦言死  
生以陰陽聚散言鬼神以陰陽屈伸言此三者理  
之至微妙者也兩以字指用易說直貫到末節後  
不言以易者皆省文也本義陰陽之變句句不可  
少大文觀察等字皆須着聖人分上說  
燦然有章為文以其遠故但觀井然有條為理以  
其近故可察察者觀之詳也陰陽之變在天文易  
見在地理難知只南與北高與深之分界處便可  
看得變入出如今堪輿家相山說某峯換過某峯某

泡跌倒某泡分明有箇交接頭此亦可想變意或  
以桑田滄海來說太拘泥了故字說字情狀字虛  
齋俱看得太深都說做所以然的意思看來不必如  
此本義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  
也可見朱子是就把幽明死生鬼神為陰陽之變  
初未嘗以所以陰陽之變為故為說為情狀也存  
疑最透可看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下倣此  
死生就人物說鬼神就造化說乃人物之所以死  
生者原始反終空空講聚散之義留在下文用原

是從有生之後而追論之反與要不同朱子謂是  
從原處摺轉來看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到那始  
初之所以生處就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  
之所以死處則知始之生也氣聚而生陽之變也  
終之死也氣散而死陰之變也故知死生之說矣  
說謂有箇議論

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之鬼  
神精氣二句須補出窮理意方與故知情狀相應  
精重濁故屬陰如耳目口鼻百骸皆是氣輕清故

屬陽如視聽言動呼吸皆是精氣是陰陽之精氣  
聚而始有物也聚字對散字看不是兩相聚之謂  
魂屬氣魄屬精游是漸漸散去檀弓所謂無所不  
之也魂謂之游則離魄可知為變者不得復謂之  
物也鬼神二字分屬上兩句初間未有是物陰也  
今精氣為物則陰變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  
有是物陽也及游魂為變則陽變陰而鬼之情狀  
在是矣鬼神何嘗有情狀情狀都在於物故觀其  
所以聚散乎物者而情狀可知情無形狀可象張

子分有無為情隱顯為狀亦是

孫吳江曰氣化生息如人鼻息呼吸自無窮盡固

非資所噓之氣以為吸亦非資所息之氣以為噓

游魂為變既謂之變則存者已亡更無物矣浮屠

明鬼為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乃指游魂為變為輪

迴不亦謬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此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知仁只是陰陽陰陽具

於易書所以聖人盡性說是用易亦得但此知仁

是盡性的名目不可說是盡知仁之性耳

相似不違句只一正一反無兩層然看一故字亦

須分曉大凡物事不相像便相違今惟與天地相

似所以自不違背此句是一節綱領下面都是指

數其實

知周句以處常言旁行句以處變言人若只有知

一邊沒箇仁以實之這知是箇荒唐的知了是之

為過今知周矣而又道濟是知有實用而非空虛者烏得過事有難處常理做不通始委曲遷就姑從偏旁處行去此乃聖人用易妙處然權而不失其中總歸到正理上去猶旁行小路不失尺寸總走到大路上去所謂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何至流為變詐而失其正不流就在旁行裏見得

天指理命指數或泥聖人無命而以命字作天之所以然者與下不憂不貼樂非徒樂有優游自得意知非徒知有渾合默契意人惟不能與理為一

而又見命不真所以禍福利害都能憂得我動樂天知命則得深而見定萬境俱徹萬累皆空任他掀天倒地如何入得我習次故不憂安土就是敦仁人不能安土要揀便宜地步去做便是私意間隔了這便不是敦仁如何能愛若隨地而安在在處處無入不得去盡已私純然天理更沒些子夾雜這便是敦厚於仁仁敦則我腔子中盎然一團生意濟人利物之心時時在裏故能愛能字宜玩博施濟衆聖人豈能必哉本義下不忘字最有斟酌

酌上二句是合言知仁此二句是分言知仁本義  
云益深益篤者非真箇有漸次蓋上所論尚涉行  
事上此就他心體說故云至耳句句都要見用易  
意下倣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其所造直到那  
天命處言與天命為一也命之流行為天地賦予  
為萬物循環為晝夜範圍曲成與知為一類不過

不遺與通為一類神易還主聖心說蓋此章節節  
用故字為章法不應末節於聖人上無贊嘆語順  
文讀之自見

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是他節限似乎有過處  
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箇春夏秋冬地有箇  
東南西北正如一爐金汁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  
郭自各有其節而不過此分明是就泛濫無收拾  
處收拾起來使成箇事物而已

萬物生且死於天地之間誰能自成得惟立之教

養與夫品節法制然後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無少遺缺曲成不遺須見贊天地之化育意方見他是至命

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但自其陰陽循環互相根換處言總只謂之晝夜以晝夜循環人尤易見也晝夜人所共見而獨謂聖人通知可見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張子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於春萬物揉錯

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於此可見

神易在聖心上說因上文而贊嘆之於其存主處可以觀神於其相推處可以觀易或在天地或在萬物又或在晝夜這等不可測識是之為神神即無方或為範圍或為曲成又或為通知這等不可執定是之為易易即無體要之神與易亦非兩件无方者即其无體者也須要悟得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章總指

養與夫品節法制然後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無少遺缺曲成不遺須見贊天地之化育意方見他是至命

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但自其陰陽循環互相根換處言總只謂之晝夜以晝夜循環人尤易見也晝夜人所共見而獨謂聖人通知可見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張子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於春萬物揉錯

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於此可見神易在聖心上說因上文而贊嘆之於其存主處可以觀神於其相推處可以觀易或在天地或在萬物又或在晝夜這等不可測識是之為神神即無方或為範圍或為曲成又或為通知這等不可執定是之為易易即無體要之神與易亦非兩件无方者即其无體者也須要悟得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章總指

此章只為總註分截看了書意便不融貫不知此章明道是從陰陽迭運處說見得陰陽未足謂道惟一陰一陽然後謂之道總註云云如曰道之體用固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不外乎陰陽者正以其不倚於陰陽也若倚於陰陽只可喚做陰陽不可喚作道故下面節節從陰陽迭運上說而總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與首句相應不測即是一字而神則所以贊道之妙非道外別有神也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須融會看始得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道以運行而得名故一陰一陽方謂之道不然只謂之陰或謂之陽而已迭運即是道又非迭運之外又有箇主宰在也虛齋云兩一字最活迭運意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為道而失其所為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當離合看者也此說最融且觀

前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以動處為道正可想見  
愚謂聖賢論道從來從動處觀看夫子之川流子  
思之鳶魚周茂叔之庭草盆魚子厚之驢鳴都是  
此意會得時真箇活潑潑地在目前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就天人賦受之界限分別一陰一陽之道繼是  
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即是善  
成之即是性不可分兩截方天地間繼靜而動此  
時全是天道之本然無此毫渣滓雜於其間故謂

之曰善及至動而復靜凝成結果物物各正則已  
落在氣質而為性矣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  
命已交過人物去了總之只中庸天命之謂性一  
句便是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就人稟之偏處分別一陰一陽之道只承上成  
之者性一邊來蓋繼善時本來原無所偏一謂之  
性便已落在氣質中了所以不免有偏二見字是

心中偏見非真見之見其之字正指動靜非謂道也下二之字方指道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也非謂名此道為仁為知也蓋仁知二字亦自從旁人說得若彼以此自名則亦自見其偏矣仁者得陽氣之多是流動的人他只偏見得動一邊便云動足以盡道固不知動外還有靜也不知這箇只是動知者得陰氣之多是恬靜的人他只偏見得靜一邊便云靜足以盡道固不知靜外還有動也不知

這箇只是靜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其實全體原無所偏譬如人或掩却左目或掩却右目他只看得一半其實這一半未嘗不在人自見不及耳至若百姓之愚日用不知連仁知一發不曉得是又雙盲者也仁知如彼百姓又如此君子仁智合一之道鮮矣然道曷有偏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就化機之出入分別一陰一陽之道亦承上文

繼善來見成性之後有偏而繼善之初則未嘗有偏也所顯者皆天地生物之心故曰顯諸仁所藏者皆有用的物事故曰藏諸用存疑所云顯而為仁藏而為用是也二諸字輕看不必泥本義自內而外自外而內意說是顯這箇仁藏這箇用顯藏且以氣言然非着物無以見顯藏之實故又說箇鼓萬物鼓字宜玩天地猶橐籥物之出入皆其所鼓鼓即在顯藏上見非兩時事不但曰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憂者是舉聖人之至以形容天地

之尤至若聖人有憂自是分定聖人如何歇得只是有心而無為則亦天地之無心而已矣作文切不可抹倒聖人盛德大業至矣哉是看了上面而贊之從不憂上看出曰盛大又曰至者極贊之辭不必於盛大之外又別尋箇至也時文太析甚非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雖是解上德業之名義然亦所以發明迭運意以見一陰一陽之道業發見在外藏用矣如何喚做大業德充積在內顯仁矣又如何喚做盛德蓋

方藏用時節許多主意都收藏在此所有富盛此雖未發之於業而即此以究其所發決然是不可限量的所以直謂之大業及至顯仁時節種種化工都放出在外日日增新此雖不復是德而即此以探其所積決然是根本盛大的所以直謂之盛德一是按着裏面說外頭的一是按着外面說裏頭的

生生之謂易

此以陰陽之循環言亦即一陰一陽之道也如造

化之闔闢盈虛人物之榮枯動靜都是不單承顯仁藏用來一陰而一陽即陰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陰即陽生陰也陰陽相生則彼此相易倏無而有倏有而無變化不拘往來莫測是之謂易焉以理言併及書者以其理一故耳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物生之初胚胎始露朕兆方萌依稀成箇形象此則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故即謂之乾到得物之既生形者已形色者

已色體殼完具呈見出許多法來此則重濁有迹  
陰之靜也故即謂之坤乾坤字是在物的只以陰  
陽字看不以天地言成象即是乾效法即是坤像  
是依稀彷彿之謂法則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  
狀見者效如效忠之效有陳獻出來意思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道極窮究也窮究陰  
陽老少之數以定其所動之卦爻而因以知未來  
之吉凶此則擬議未定謀慮方興所謂問焉以言

的時節故謂之占占既決矣於焉就此占之所決  
者而或趨或避以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成趨  
避已決所謂成務定業的時節故謂之事占占卜  
也事事業也變者事為紛紜之迹通之者推之使  
不滯也此雖人事而人事之動無非以氣用事故  
亦着氣上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句是通章收尾直管上文正與一陰一陽之道  
句相應不測即一字而神則道之至妙至妙者以

其主宰言故曰道以其變化言故曰神初無二事  
不測者謂其在陰而陰中又未嘗無陽謂其在陽  
而陽中又未嘗無陰其來也不知其去也不知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不謂之神而何語道而以神道  
亦妙矣哉或謂道在陰而又在陽云云則是道在  
陰陽之外而神又在道之外矣殊未融貫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全章總指

天下道理不出陰陽易書具有陰陽所以外面包

括得盡中間含蓄得多大極於無窮細入於無倫  
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無所不有無所不貫故  
以廣大贊之首節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則  
推廣大之由三節方是詳廣大之實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是內之含蓄無涯大是外之統括無限下三句  
是形容廣大模樣虛贊揚緊連廣大說下然此  
非廣大之實廣大之實在三節上見遠說箇不禦

近說箇靜而正天地之間說箇備都要體想得方見聖人下字不苟不禦言無有止遏也靜正言不待安排而自然端正無偏缺也不但說天地而又說之間宜玩備言其纖悉具備也遠近橫說天地之間直說遠而六合近而几席遠而千載又近而旦暮以至天而下地而上中間許多物事種種色色無有不備橫行直撞都是這箇豈不廣大也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此箇廣大就乾坤說易之廣大在言外見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下文天地則以形體言專直翕闢即是乾坤之廣大而曰廣生大生者與禮所生也及陽明解動而生陽之生字同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而生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故天方其靜時雖未見於生物他這箇生物的心却專一而不他何等專及其動時這

箇生物之功由中達外更無停待更無阻撓又何  
等直地方其靜時收斂許多生意在內翕聚無餘  
何等翕及其動時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萬  
戶千門豁然無阻又何等闢生物全在動上而以  
靜先者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講  
動靜則順下莫掉轉說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  
中是天包得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  
一之氣是地容得天之氣故廣生此廣大都不可  
着形上說朱子語錄最精地有空闕處天却四方

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偏塞充滿都是天地之四向  
底下都靠着天天包乎地氣無不通看來渾只是  
天之氣天何其大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都容受  
得地又何其廣大字實廣字虛實的自然是二  
的自然是一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此方是說廣大之實然廣大之實不止於此此則  
姑舉數端以槩見之耳廣大與上廣大字同不必

說狹了廣大句緊頂上文下三句又就其中抽出  
贊之其實都是廣大中物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  
合也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變通並  
看此以流行者言陰陽之義義字乃名義之義猶  
稱也此以對待者言若互講便礙上變通字講配  
日月用代明字者非是易簡即是善人之至德健  
順是已健必易順必簡故相配夫易配天道又配  
人事所謂不禦靜正而備者蓋如此廣大之實不  
可見乎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須先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等名目看得融  
貫自然明白成性是見成的性道義即是性中所  
原有的發出來便喚做道義就這道義已成的說  
便喚做德業其實一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做  
工夫看通章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為主崇德廣業

句是大綱言此以見易理之至知崇到末皆詳聖  
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易之所以為至也內天  
地句緊緊承上以起下上節不必點出德業字  
易以易之理言夫易句正見其至處知崇禮卑無  
工夫本義窮循字是工夫效法二字不着力猶如  
也只是形容其崇卑之至也禮而曰卑者言其不  
忽近小不略細微件件靠着實理去做譬如做房  
子打地基必一石一土都老實做去方得停當故  
下一卑字德之崇起於知知儘要高必透徹直向

上去而其崇也一如天之崇業之廣起於行行却  
自近必着地老實做去而其卑也一如地之卑到  
得知行造極則我本來已成之性不待存之而自  
無不存矣由是性中道義隨觸即流心即體欲即  
用體即道用即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孔子所謂  
從心所欲都是此光景此便是心易處與那天地  
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者豈不相似到此地  
位德無不崇業無不廣矣然而皆用易以崇之廣  
之者也故曰易其至矣乎天地句輕成性謂見成

之性不曾作壞的存存謂常存這裏本上文知禮  
來無工夫道以渾淪言義則其中之條理也門字  
見得有從出意或疑德業不在道義以後事欲於  
首節點還崇德廣業末節只是贊其妙不知德業  
固不在道義後道義又豈在德業外要知德業就  
是道義道義就是德業但就其作用時說曰道義  
就其已成時說曰德業元無兩箇須會而通之始  
得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全章總指

此章言卦爻之用用只在人之言動處見首兩節  
將言其用而先原卦爻之所由立三節正指其可  
用者而言四節乃言人用之也下七爻示人用易  
之例通章總重擬議一節上三節是引起下七節  
是明例然首並舉卦爻而後獨言爻要知用不止  
爻亦不止七爻須引伸觸類始得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

此聖人還是伏羲天下之贖在覆載間看得如仰  
觀俯察之類物宜謂物之所宜形容即是物宜之  
形容猶言模樣也重象其物宜勿以形容物宜  
對講說這象如何喚做象伏羲畫卦時節先把至  
贖的物事比度一番看陽底模樣是如何陰底模  
樣是如何陰陽中之純雜底模樣又曰何然後畫  
箇卦來象這物宜如擬天之形容是箇純陽的物  
則畫箇三奇以象之擬地之形容是箇純陰的物  
則畫箇三偶以象之以至雷風水火之類莫不皆

然是這箇象乃象天下之贖者也是故謂之象象  
字先喝起此是故字方明白下文亦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聖人是指周公上贖字廣此動字只就人事言  
事未動時不見他那道理須是動處方始見得故  
下箇動字兩其字承動字來且未着易繫辭句方  
就易說會通會中之通也典禮即是通既是通即  
是不可易之常禮矣但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

人立箇常法而言則曰典禮行字要看得活若曰觀會通而以此可常之通行之非周公自行過也說這交如何喚做交聖人繫辭時節先看得天下之動有關着衆理一舉手便觸前觸後掣肘難做處然其中自有箇恰好可行得的如庖丁解牛於族處批大郤導大窾是於筋骨叢會中得其可通之理此會中之通也聖人既得其通就把這通立箇常法教人去倣隨以其常法繫之於辭順此典禮則斷其為吉逆此典禮則斷其為凶天下之動

不一而交只以一理包括之是這箇交乃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謂之交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兩言字輕是著出之意與變動以利言言字同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天下之賾頭項繁多宜可厭惡也然其中各有形容物宜多少意味在裏如何惡得天下之動千變萬化千條萬緒最易紊亂也然上面各有箇會通典禮多少條

理在裏如何亂得此節是贊易之妙以見其可用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承上言易既可用君子如何可不用易所以言  
必擬之於易而後言動必議之於易而後動觀象  
玩辭於未言動之先又觀變玩占於將言動之際  
則發言處事隨時從道淺深詳略仕止久速各各  
當可而言動之變化成矣二之字指象爻說擬比  
擬也議商議也即所謂酬酢之意然是求其理非

泥其畫與辭也此變化以人事言變化總只一時  
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無往  
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  
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文本君臣相孚此專以言行感通於民為說善不善皆本中字來謂誠偽之分也君子在位者居室字照在陰字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命令政事講非是君子一居室中言有善不善則千里之外就有應違可見這箇言一出乎身便加乎民這箇行一發乎邇便見乎遠然則這箇言行就如樞機一般不論善不善登時加民見遠就如樞一闢而戶即轉弩一發而矢即穿這等要緊的這

箇樞機一發有應有違迺是召榮召辱之主也豈直榮辱便是天地也是這箇言行動得他君子可不慎乎出乎身四句是申明上文而樞機句又緊承加民見遠二句言不必露善不善及從違意善不善在樞機之發句見從違在榮辱之主句見樞機味出見二句只以闢與發一邊說用闔弛字不得主字最醒人從違在彼而善否在我是彼為賓而我為主也動天地還是推開一步不專指民動即感動如所謂形動影隨者蘇紫溪說動天地乃

是中和位育道理如此不只指降祥降殃說何伯宗亦謂不必說到禍福只宜渾說感動即善惡字亦莫露更詳之慎字總結擬議意補在外後做此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本君臣先異後同此則泛論之先後字略影交象不可泥定玩本義若字實字自明且當歸重同一邊出處語默似若不同然此其迹也至其心則不以迹而有間同心本爻下中正意來斷金如蘭

是同心時事利字因斷金而生只是形容他心不可間意如誠貫金石之類凡人言語只緣心不相符便不相入既是同心則我言之而彼然之彼言之而我然之言出不以為通言處不以為固言語不以為躁言默不以為隱不如蘭之有味乎楊誠齋曰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文要看得大過意明白用可矣字正要形出過  
 慎意夫茅之為物句承上起下此上俱就藉物說  
 下方泛論人事也斯術過慎之術也此慎字與上  
 慎字不同上是謹畏意此是謹守意以往發言處  
 事之謂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  
 中只中間插入夫茅之為物句文字便波瀾有頓

挫此亦可見聖人妙筆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以力任事曰勞任事而有成曰功伐者誇人德者  
 自足猶德色之德不伐不德是他器字何等深邃  
 德量何等宏大故以厚之至贊之此上俱泛說語  
 以其功下人句方着爻辭勞謙二字而釋之也卑  
 舉功字兼得勞字下人亦包不伐不德言猶念也

故本義以欲字代之玩兩言字便見君子念念在  
 謙處此是原其下人之心德以及人之德澤言勞  
 與功貼德不伐不德貼禮謙也者緊頂上說恭即  
 謙致有極致意此句語意不可錯認君子非為存  
 位而致恭乃致恭則位自存也此見有終意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九爻見處亢者之貴變通也說見文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文本出處之節此則言語之節口舌乃身之門戶  
 故借釋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故亂之階全起於  
 言語下一則字便見亂不自他生也下三則字亦  
 緊俱着言語上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  
 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  
 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  
 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幾事

泛論衆人事曰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係於  
毫忽尤所不當洩者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  
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猶云知賊情盜本欲奪小人之有然必執小  
人之罪而後可奪上慢下暴小人之罪也古今之

相傾軋者如一律是小人自為盜之招也此作易  
者所以為知盜慢藏二句是上起下起着此似閑  
却甚有關目治如陶冶之治治也粧飾好容貌也  
下字亦奇

吳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全章總指

易為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原於河圖故首即河  
圖論之而後舉著策之數與夫求著之法贊之以  
示夫天下萬世之用易者要曉得此章不是推畫

卦源頭乃是明著數本末虛齋謂此為易數而發  
孫吳江所謂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法備於聖人  
由圖而出者得之首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  
大衍句正指著策大衍之數也自分二至能事畢  
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  
功用足以酬酢而佑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者似相照應然即揲著求卦內意也  
末節總嘆數法之神見易之作起於自然非聖人  
所強為也神字是此章骨子數法是此章眼目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

此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天畫地說箇  
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也總只  
是這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意已盡了  
下一節只是重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而贊  
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

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圖中衍出可見圖者易之祖宗也又要曉得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略有箇節次如此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造化之主宰也

河圖五數原即是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中圈

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奇故凡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微為少著為多然天地五數各分微著不然是十多於五矣仔細論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究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箇欲忘夫地意思

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處意已盡了下文但明言之耳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不曰五數曰五位者數在圖中原有定位且以位說相得有合尤易見耳相得以序言如一居先而二次之之類是也有合以配言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之類是也其實只是聖人看得如此圖數何常有次第配偶於其間來上面分天地

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五又是總把奇偶之細數積起看其實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是數也即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相得而有合處所以成變化者在此所以行鬼神者在此此處變屬陽化屬陰與前後不同鬼神即變化自其屈伸往來而名之則曰鬼神耳初非有兩物也數何以成之行之蓋變化鬼神只是箇陰陽奇偶陰陽奇偶又不過是自一至十之數故着此

所以三字正指圖中之數言也。五行物物都有如虛齋說甚透。即元亨利貞之謂。但不可以四時當之。四時以行之序言。此以生之質言。大不同。又要知成即生之結裏處。只是上下半截看。一三五之生。水木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火金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而成乎。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伸也。而就生數之中。方生者為來。既生者又為往。六

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而就此成數之中。方成者為來。既成者又為往。來者向有而為神。往者向無而為鬼。鬼神不於此而行乎。

一說相得而各有合。句造化功用。在有合上見。照下變化鬼神。只以一與六二與七之生成言。可見。但非相得無以見。有合之妙。故併言之。而字要玩。此最有理。更詳之。

折衷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為一流形。時屬火。故為二。向於實。則木。故為三。實之成。則金。

故為四舉全體而言則為土故為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猶一之一二之二意也故曰一變六化二化七變非謂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方六以成之也此即虛齋說而櫟括之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上言河圖之數正為易數張本耳故此承言大衍

之數蓋易之用也首句是大衍之數下是揲著之法且未說到求卦言衍必於中宮者圖從中起之意且五為生數之極舉五而一二三四該之矣十為成數之極舉十而六七八九該之矣故聖人起數以五為衍母以十為衍子衍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筭推積之謂小衍之則一箇五行一箇十而大衍之則五箇五各衍一箇十而為五十其實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只一起事五十即是著數著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其用

用字直貫到底總言其用之妙虛一不用者只是道數成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動處起數也啓蒙象太極之說不重分二以下曉得揲著自然明白其初營也有分二之法焉取四十九之策而分之兩手之間這箇恰像兩儀一般兩儀天地也其再營也有掛一之法焉取右手一策掛之左手小指之間這箇恰像三才一般講象三須兼天地人說方見三字不可以天地分柱其三營也有揲四之法焉以左右兩手之策各四數

而揲之這箇恰象四時一般其四營也有歸奇之法焉以所揲四數之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扞之左手中指之間這箇恰像歲之閏月一般扞字已兼初扞再扞閏字亦已兼三閏五閏但因一揲之間有了兩扞故着再閏句以申明之玩故字可見非謂上句只是三閏下句方是五閏也但上句只可渾見不可露左右字出言五歲者通分揲掛扞再扞亦為五通故也一年原該三百六十日氣盈了六日朔虛了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計之有三

十六日分三十日為一閏多下六日第四年五年  
又該餘廿四日連前六日又得三十日是為五歲  
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

二節俱以過揲之策言其數則生於河圖四面元  
四為奇凡八為偶者以四視八則四為奇而八則  
兩倍而為偶也不必拘一二三四之例此只以三

變之末去了初掛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此乾坤  
之策及二篇之策雖指老陰老陽其實二少亦合  
此數當期之日與當萬物之數只是形容其無往  
不合之妙當者非以此準彼之謂蓋與之適相當  
耳萬物之數不是恰好只有萬箇是言其數之多  
也

老陽一爻過揲所餘之策三十六乾六爻筭來有  
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一爻過揲所餘之策二十四  
坤六爻筭來有一百四十有四總之有三百六十

然此特自乾坤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亦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一也

是故四營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故二字總上二節蓋分揲掛初節以一變言乾之策節以六爻言二篇之策節以三百八十四爻言而所揲著成卦之序則未之及於此指實說

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營營度也通分揲掛初為四番營度則揲著之事已經變換一番或五與四或九與八而易成易即下十有八變中一變也自此一變而積之十有八變則內外貞悔具備而一卦成矣方其九變之時只有三畫的八卦這箇叫做小成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故又翻足之以此句

然此特自乾坤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亦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故二字總上三節蓋分揲掛初節以一變言乾之策節以六爻言二篇之策節以三百八十四爻言而所以揲著成卦之序則未之及於此指實說

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營營度也通分揲掛初為四番營度則揲著之事已經變換一番或五與四或九與八而易成易即下十有八變中一變也自此一變而積之十有八變則內外貞悔具備而一卦成矣方其九變之時只有三畫的八卦這箇叫做小成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故又翻足之以此句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觸類都是成卦以後變占之法也啓蒙說不可從卦既成六爻定有變動就其變處引而伸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這六十四卦卦卦都有變就把引伸之類觸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有四千九十六卦極易卦之變如此則凡天下之吉凶悔吝悉具於其中而開物成務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著法之功用承上言撰著求卦如此則道之隱於無者因辭而顯而或吉或凶闡明於著卦之外德行之滯於迹者因數而神而或趨或避變通於著卦之中由是百姓之愚賴以酬酢而明有裨於人鬼神之不能自語者賴以告詔乎人而幽有祐於神功用之妙一至於此顯字神字要發揮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只要發出神字以見數法之妙不容言耳須得贊嘆意始得與中庸苟不固聰明節略相似二

知字有心會默契意數法一變化也變化一神也  
人惟不知變化之道斯不知神之所為耳果能於  
變化之道真箇知得則知數之陰陽五行經緯錯  
綜其生者不得生成者不得不成法之陰陽老  
少進退離合其營者不得不營變者不得不變真  
所謂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雖欲不然而有不  
得不然者由不得天地也由不得聖人故曰神之  
所為要之惟神故妙連神亦無為也神只變化之  
自然耳非變化外別有箇神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全章總指

宋蓮塘嘗語余云此章分明說易有聖人之道須  
從易裏尋箇聖人之道若如常只在用易上說依  
舊只是易之道余深然之竊謂聖人之道只一箇  
神字故看此一章却要把神字拏住聖人之道只  
一神而分之則有四耳要知辭占象變不出精變  
外精變又不出神外語一神而聖人之道在易矣  
知此者所謂知神之所為者也朱東武先生亦云

首節是言易為人所用中三節是即人之用易以見辭占象變之至精至變至神夫易節是即至精至變至神見聖人之極深研幾惟深也節又應轉尚辭三節來俱是相承說下故首言聖人之道末結聖人之道中數節俱是發明聖道之妙不可如時說以夫易以下方言聖人而以末節只結夫易下也按如此看不惟章旨融透亦可以看文字貫串聯絡之妙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處易有聖人之道且虛說下面辭占象變之足尚即見其為聖人之道不必以辭為聖人之所繫等語入講要知四以字皆作用易說尚取也其字指聖人言是平時議論酬酢之常不關利害吉凶成敗者故只尚其辭若事關成敗幾涉善惡須用剖析的則尚其占辭是概舉道理而言占則辭之已決有吉凶可審者也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

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塗未決須用商量經  
度隨機應變的則尚其變象有一定之則變則象  
之未定者也制器卜筮俱是假借字眼四者俱無  
居動不專主筮言下文特以動一邊發明之耳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是以字承上而言直貫下節為  
在身行在天下將者且然而未必然之辭問焉問

於易也人之問易本為處事而問却云以言者人  
之為行未有無言者也命即問焉之命其受命至  
來物作一句總見其速也下二句雖要得周知意  
然不可截斷了嚮之於聲極速故以為喻遠近兼  
時與地幽指氣數深指人心來物謂將來之吉凶  
即在遠近幽深中者精只是一理理為事事物物  
的統宗辭占都是至理故能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而待天下之問於不窮也少有不精便未免有滲  
漏處如何能與於此此指如嚮遂知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  
眼不可泥殺朱子所謂參伍如云什伍其民或相  
什伯之類非直三與五而已也最是參伍以變凡  
變都是如此此但就一變時說四營而成易了此  
時便有箇多寡之數必舉左之所扞者而考之或  
一或二或三或四又舉右之所扞者而考之或一  
或二或三或四就如算家先以三數之又以五數

之也故用參伍字非真三箇三箇數又五箇五箇  
數也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凡六爻皆如此此  
亦但以一爻言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三  
變既成此時奇偶既定以一變互於再變以再變  
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審看是之謂錯把  
這三變總起來看或三箇通是奇或三箇通是偶  
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挈時一低一昂打  
總來看是之謂綜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  
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矣文即老少之文錯

綜只是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兩遂字不可放過虛齋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最透至變只以不變形看自明變惟妙於無方故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而變化不測如此非變則局於典要焉能與於此哉此指成文定象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申贊上文非精變之外別有箇神看上二節三遂字已含有神字意了易即辭占象變无思无為亦要相因看總只是無心也易原是箇無心的無心故無思無思故無為此句意在寂感之上不可把此也看做寂一邊寂然不動人之未問未參伍錯綜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所謂遂知遂成遂定也二句遞重感一邊至神也在感上見得無思也而有所以妙其思無為也而有所以妙其為神化不測如此故能寂而常覺感而即通非神則物

而不化焉能與於此哉

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匣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通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不行也按此與大文意不甚切然說理甚妙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上已發明聖道之妙此處承上點出聖人字來以  
申章首之意來物隱於無形所謂深也深不可測  
必待究極之而後出聖人有辭占以極之則吉凶  
悔吝之未形者因辭而顯因占而決深者於是極  
矣文象隱於未判所謂幾也幾不可見必待研審  
之而後出聖人有象變以研之則陰陽老少之未  
判者因變而彰因象而定幾者於是研矣辭占所  
以極深就名之曰深惟深則吉凶判而人無疑貳  
天下之志通矣所謂至精而能與者此也象變所

以研幾就名之曰幾惟幾則趨避決而為皆就緒  
 天下之務成矣所謂至變而能與者此也幾深一  
 出於自然就名之曰神惟神則極深研幾聖人不  
 知其功通志成務天下不有其迹速也而非以疾  
 至也而非以行所謂至神而能與者此也不疾不  
 行即上文遂字意張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節通結上文就用章首語作結全要得此之謂

三字此之謂內須着神字為主

右第十章

夫易何為者也全章總指

逐節述說無可截下六是故字一是以字都不開

入聖人字除却第七節泛稱外皆指伏羲惟末節

所論繫辭定吉凶乃文周之事通章興神物以前

民用是主前後都要說歸此意故曰專言卜筮首

節概言神物之前民用而聖人興之二三四節言

聖人有心易所以能興神物而因及神物之始終

五六七節言卦爻所以立神物之體而遂大神物之功用八九節則申言神物之興於自然而并及卦疇復兼文周之辭無非所以明前民用之事也合而觀之聖人之易本於心原於造化而用於天下是已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都以下筮言何為問其何所用也非曰

何為而作也開物三句正是易之所用然且就易上泛說箇用的道理是故聖人三句緊緊頂上曰通曰定曰斷俱着卜筮說三以字正指卜筮語錄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面此三句通以吉凶貫冒道兼開物成務如斯而已者也是明其所用之重莫輕看了通志頂開物定業頂成務斷疑頂冒道非冒道則不足以該天下之理如何斷得天下之疑此亦兼通志定業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  
而不殺者夫

是故字承上說來言聖人以易致用而非無所本  
也首三句輕引起俱就卜筮上看故先著而後卦  
爻卦爻因揲著而後得也德似指統體義似指德  
中之條件然皆虛字不必泥圓神無一二三四與  
七八九六是在方揲未定之時看此時尚沒箇方

體可執故曰圓神方知是十有八變之後一卦已  
成小大有定是非確然不易故曰方知大凡天下  
之物圓者不滯方者不移故如此下字圓即神方  
即知非圓方之外別有神與知也易貢字與上二  
句不同是分拆字要識得六爻是指所值者言隨  
其所值而變易以示人故曰易貢貢謂把吉凶獻  
出與人看也以此此字指著卦爻以字洗字須活  
看不是真箇把著卦爻去洗心只是聖心渾然易  
理未有著著卦爻而著卦爻之理已澄澈於胸中略

無纖埃點染却如把此箇易去洗濯其心一般只是形容其瑩徹之妙耳退藏及神知舊分靜動近蘇紫溪要重退藏於密句謂洗心工夫固徹於動而尤妙於靜也知來藏往由退藏於密出來不必以動靜對講朱東武亦說聖人動靜咸主夫靜故曰退藏於密下文知來藏往特指其形於用者言之耳按如此看亦甚妙何伯宗講退藏於密頂洗心來云人心無私則其中自密亦好密是淵微莫測之意與民同患非聖人自患只是聖人亦有遇

吉遇凶時與民一樣也此句輕遞下幾之將來為來而聖人之心神妙不測足以知之理之一定為往而聖心之知識見有定足以藏之藏如藏畜之藏謂其所素知也知來如寐而夢藏往如寤而覺在聖心只一貫耳此正是無卜筮而知吉凶也與此此字指知藏言照上語意當遞重知藏一邊此句喝問下正指其人以實之聰明睿知之心在易先故能不用著卦爻而知來藏往如此也神武不殺是聰明睿知的譬喻是謂聖人具此理却不

犯手耳神武謂神其武也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猶中庸所言容執等意直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語錄甚明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字承上來蓋上只說他心體中能用如此猶未用也此正言其用以作易處上二句是作易源

頭明察是自然字天道有陰陽變化之理民故有吉凶貞勝之情是興句本義雖分承而大文語氣似須渾融前民用即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好顯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也聖人齋戒或欲作心易看固犯重即如考定占法之說亦未妥還以聖人自用易言為是聖人固作易以教人而亦未嘗不用易以自考如舜之卜不習吉禹之枚卜吉從亦何曾不用易自考來蓋謂聖人之心無時不誠敬而於此卜筮之時尤必湛然純一

肅然警惕以考其吉凶之占使吾心之德益神明  
不測一如鬼神之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節是說著龜之始末以為神物之生原於造化  
制於聖人而用於天下然亦見有非強作意乾坤  
變通象器等都只輕輕泛引起作文只敘過重在  
下二句上六句概言不專指著龜而著龜已在其

中故直接以制用利用此二句竟著著龜說矣造  
化只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就其靜一邊說則曰  
闔而謂之坤就其動一邊說則曰闢而謂之乾就  
其自靜而動一轉說則曰一闔一闢而謂之變就  
其動靜循環轉轉不已說則曰往來不窮而謂之  
通總只一氣耳一闔句不可將闢而闔翻轉恐礙  
往來字一闔句一歲之運往來句萬古之運此俱  
從造化說象器方指物而著龜亦在其中物之始  
生端倪初露但有依稀景象故謂之象物之既生

形質已具一定而不易故謂之器器有一定之義也制用利用指著龜法法則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串說下謂之曰神見法雖制於聖人而實民用之自然也聖人何嘗強之哉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二節言卦畫之序而及其用以見其為卜筮之體也易以易書言易有太極句虛提以為下文體本易者陰陽之變說箇易字已含兩儀四象八卦

在了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周子言太極不同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字亦然謂以此理掛而示人也三生字自然都在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了六十四即八卦之因重耳定吉凶即通天下

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說不涉卜筮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專贊蓍龜功用之大首三項是造化次二項是人事總是引起形容以見蓍龜之功用其大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明並日月尊侔富貴而功齊聖

人也法是效法之法象是成象之象天地分看變通同上文明即是象之明不平看崇高總於富貴見之物與器有別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器則聖人以意而特制者也致用與以為天下利是一例鈎深八字作四項看似灑脫賾隱深遠皆事物吉凶之理未來者事物紛紜之象具於卦爻之中者賾也則探之而不使之遺占決之理隱於朕兆而未見者隱也則索之而不使之晦陰陽老少之幾根於氣數而不可逆料者深也則鈎之而使之明

事為所著達於天下萬世者遠也則致之而使之  
近探以盡其變索以究其微鈎則使深者淺而易  
知致則使遠者近而易見定吉凶成疊疊即是上  
通志定業易本贊著而兼言龜者以其功用同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上言作易之事備矣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見易非  
聖人所強作也而易之作主於卜筮故以天生神  
物先焉要知神物為卜筮之祖有卜筮則變化吉

凶卦畫皆其所必有者故指言之總之數項字面  
皆上文所備言者此特原其由耳見聖人亦不過  
則之效之象之而已著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  
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下字亦不苟神  
物兼著龜著德備員神數備大衍龜中具五行外  
列八卦本自有卜筮之理故聖人則而制之為卜  
筮也天地變化如氣機之推遷物生之榮瘁皆是  
聖人則效之以為著卦之變化天垂日月星辰之  
象凡軌度之順逆皆吉凶之徵也聖人則象之而

繫辭焉以明失得之報河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為數之體也伏羲則之以畫卦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艮巽洛書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于中此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為數之變也神禹則之以敘疇實其中五為皇

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要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此章言著而必及龜者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河可敘疇洛亦可畫卦也蒙引宜細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總言卜筮所以前民之用正與首通志定業斷疑相應象辭占俱指揲著而言三句相承下來

立象以示卦爻有卦爻則有辭有辭則有吉凶也此四象與上四象不同此以揲著言一爻中便自有箇陰陽老少也卦爻之當動不當動只在陰陽老少上看故有四象便是所以示謂示以所值之卦爻也告謂卦以全體告人爻以一節告人此處莫露吉凶字下吉凶即是辭但主占一邊說斷是斷占者之疑也曰示使人有所見曰告使人有所知曰斷使人無所疑凡此皆所以前用者故曰易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節當從八章擬議之例首三句泛論履信以下方着爻說總只是一理自然而無矯拂為順誠實而不偽妄為信履指行思指心三項通要切大有之上發揮履思都着上九自家說賢是指六五

書不盡言全章總指

此章只重一意字分作兩截看上三節是一截說  
聖人作易之事下三節是一截說人之用易而歸  
於德行總見聖人固立象以盡意而用易者又貴  
得意而忘象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  
也上截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二條皆所以申明  
此句下一截以神明默成為主極贖四句皆所以  
引起此句也愚按一部易書却只乾坤兩畫包得  
及論到極處則又并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  
亦只在一竅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之

精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曾問述重意邊故下只以盡意答之通節立象盡  
意是主設卦以下雖是因象而悉舉之其實設卦  
繫辭自此象而著變通鼓舞自此象而生總只是  
立象以盡意也意者聖人憂世覺民之意象以始  
初二畫言聖人一心萬理畢會書不可盡言不可

盡只此二畫而包含無有窮盡許多意思舉盡於此而無遺失矣包含以對待言變化以流行言還作兩樣看設卦者即所立之象而加為卦又因而重者也情偽只作善惡字善是人物本性所發故為情惡非本性故為偽設卦則消息當否形而情偽顯然盡之矣辭亦是書然他書一言止一事易之辭只依卦爻之象虛說箇道理在此隨他甚樣事都該得隨他甚樣人都應得故言可盡也變通鼓舞都着聖人說變是七八九六聖人制為卜筮

因其卦爻之變而使人通之於事為之間則趨避皆宜而利盡矣盡利者趨固是利避亦是利也鼓舞是着力字猶言提撕警覺皆使人踴躍不已之意朱子曰未占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便順神猶上利用出入之神要知變通所在即鼓舞所在曰鼓舞者特言其變通之趨於不倦耳利之盡亦即神之盡曰盡神者特贊其盡利之出於自然耳非變通外別有鼓舞而利外又別有箇神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凡陽皆乾二句承易之所有二句說來正是解易之縕三字或者不知其旨反以此為釋乾坤而以乾坤為通卦爻之陰陽誤矣。畫卦定位亦在作易起初時說正所謂立象也。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首句重而虛下一正一反皆反覆推明其為易之縕也。須緊緊接去四易字皆主變化言乾坤只一象而已。然凡陽

皆此乾凡陰皆此坤故雖未論到著策卦爻之變化而即此兩象成列之時陰變陽化之體已涵蓄於斯而易立乎其中矣。設若無此陰陽兩畫而乾坤毀則所為變化者何在。故無以見易。易既不可見則此兩畫亦徒虛器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信乎乾坤為易之縕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與上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象也而曰  
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形即象也而道  
器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是故字承上乾坤  
來形而上形而下極說得妙道器本不相離只就  
此形體中離合分別箇界至若說做在上在下便  
判然不相屬矣此非聖筆不能如此融妙乾坤形  
也就其中看自有上面一層道理此之謂道而卦  
畫形體之在下者則謂之器耳化是陰陽本有的  
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化已是漸次將變的了變

便變了他如陰窮於六將化為陽聖人就裁之而  
為陽盡把那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所以謂之變推  
行者推其所得之變而行之於趨避間也趨避則  
有吉無凶做去便自通達無礙故謂之通此俱以  
聖人立法言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正是趨避處事  
業還着聖人身上說開物成務而聖人之事業溥  
矣

何伯宗云形而上一句是古今一大公案程子謂  
攔截得分明朱子用之解一陰一陽之謂道審如

此畢竟理自為理理果何物也竊謂此論法象故  
有上下之說若論實體則并上下俱無似不可以  
此而解彼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上言作易之事已備此下漸言用易是故節雖是  
起下然玩謂之文法亦是緊緊相承說去緣上面  
方辨道器遽說到事業於象爻未詳故直述舊文

以明之以下俱是用易然極賾四項亦只引起下  
文之語須述重神明句到此方是龍畫結穴處也  
用易而至於神明則意得象忘有超然於卦畫之  
外者而易雖不用亦可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極字鼓字俱着用易者言乃人極之鼓之也賾象  
於卦故欲用易以究極其賾者則存乎卦動效於

爻故欲用易以鼓舞其動者則存乎爻至若用易  
 者欲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  
 則又存乎其變蓋卦爻中有陽欲之陰陰欲之陽  
 變遷而不居者變也因其變而裁之則七八九六  
 有所分而化裁於是乎成矣用易者欲因卦爻所  
 值之理而推之於有為有行之間則又存乎通蓋  
 卦爻中有趨所當趨避所當避通行而不滯者通  
 也因其通而推之則日用云為  
 是乎利矣然此皆象也而非

爻之生於  
 於心主于  
 於

得意者也而非超於象者也乃若神而明之則  
 存乎其人矣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謂運於變通  
 之外而神明不測也神有主宰運用意明有精融  
 昭晰意此句虛說默成不言正是神明其人即下  
 德行之人但神明以用易時言德行則舉其平素  
 涵養而言耳無所作為而渾然完具則為默成無  
 假言說而真實不疑則為不言而信此非所謂神  
 明乎然非平素涵養得到心即易易即心安能如  
 此故又存乎德行德字重行字帶說默成二句一



